

## 德国哲学在 19 世纪下半叶

编译 黎文

19 世纪的德国哲学史一般关注德国前半个世纪的哲学，19 世纪前 30 年的确是现代哲学史中最具开创性的阶段，这一时期与唯心主义传统的形成、巩固相契合，与浪漫主义的发展和扩张相一致。因此，以黑格尔、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的哲学发展铸就了德国 19 世纪哲学的辉煌篇章。相对而言，19 世纪后半叶哲学却是被忽视的。黑格尔的去世带走了一个伟大的时代，19 世纪后半叶通常被视为德国哲学的停滞阶段。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双双衰退，且并无能与之相匹敌的其他思潮发展壮大而补其空缺。

对此，弗雷德里克·贝瑟尔（Frederick C. Beiser）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贝瑟尔认为 19 世纪后半叶恰恰是德国哲学在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革命性的时期之一，因为哲学本身已经做好了“华丽转身”准备，而必然性的缺失正好为创造性提供了空间，因此促使了新时代的开启。

贝瑟尔是美国雪城大学哲学教授，曾出版《理性的命运》（The Fate of Reason）、《德国唯心主义》（German Idealism）、《黑格尔》（Hegel）、《德国历史主义传统》（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等。他的新著《黑格尔之后：1840-1900 年的德国哲学》（After Hegel: German Philosophy, 1840-1900）近日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贝瑟尔的新书简单介绍了 1840 年到 1900 年期间“富有革命精神”的德国哲学。虽然所有时间段的选取都是人为的，贝瑟尔所选择的这个时间段也不例外，但他聚焦于 1840-1900 年的理由还是非常充分的。1900 年开启了一个更复杂、更悲怆和更现代的新世纪。1840 年的重要性则在于，它同时标志着终结和开端。黑格尔主义的命运与普鲁士改革运动息息相关，随着德皇威廉三世及其改革派大臣的离世，普鲁士改革运动于 1840 年走向终点，黑格尔主义的经典阶段也由此结束。而 1840 年恰恰又开辟了德国哲学史上的新时期。阿道夫·特伦德伦伯格（Adolf Trendelenburg）在那年出版了《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赫曼·罗兹（Hermann Lotze）在当年年底完成了他的《形而上学》（Metaphysik），这两部著作完全打破了黑格尔的传统，将形而上学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此后不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于 1843 年出版了《未来哲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明确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并开启了哲学新的传统。

19 世纪下半叶的革命性也与历史主义兴起有关。正是在这一时期，历史主义开始作为自觉的文化思潮在德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主义当然有多重解释，其一即为，历史是凭其本身而成为的一门科学，独立于艺术、哲学和自然科学。几千年来，历史更多地被认为是人文而不是科学，甚至是一项消遣而不是一门学科。的确，对过去的重大和特殊事件特别关注的历史，何以可能是一门科学呢？而对于该问题的探讨，在 19 世纪下半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贝瑟尔在书的关注重点并非具体的哲学命题或单独的思想家，而在于那个时代的五大论辩主题：哲学的认同危机、唯物主义争论、历史的方法和局限、悲观主义之争、关于不可知论的争辩（ignorabimusstreit）。叔本华和威廉·狄尔泰在这些论辩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其他一些哲学家其实也贡献卓著，却一直被忽略，包括路德维希·毕希纳（Ludwig Büchner）、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赫曼·罗兹（Hermann Lotze）、阿道夫·特伦德伦伯格（Adolf Trendelenburg），以及两位几乎已经在哲学史上被遗忘的女哲学家 Agnes Taubert 和 Olga Pluëmacher。贝瑟尔的新书对这些“冷门”的哲学家都有所涉及。总之，这本书挖掘了黑格尔之后、20 世纪之前这段重要时期的一处广泛的、具有独创性的德国哲学宝藏。